



文中子中說



中說卷第九

大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命也

天有清於人而命之者也

故君子畏之

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

無遠近焉

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天

即天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曰德故守命則曰天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引以明命因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

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書曰大禹謨

云也惠順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誠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取員交非徵即福亦就求之也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

自取 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

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

子曰誠哉惟人所召

召亦取也賈瓊進

此兩字... 阮逸註

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謂死生言命而子

曰名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則世人皆云命合生也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斯自

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言天知所如故世不可自

取理矣寧求瘠瘠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

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伐武王神尼求為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

珮玉音服之無數數賦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

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人之國不以不以霍光

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知

不違是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特

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若有為者亦若是

惟精惟一帝謂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欽羨誕先登于岸岸岸喻常出口慮不

及精思不及帝謂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欽羨誕先登于岸岸岸喻常出口慮不

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齒瓊曰始冠

矣年二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瓊曰夫子十五為入

師焉夫子謂陳留士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

反亦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

道不在位語曰富貴與卑賤是人之所發門人

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經趨而

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

道不在位語曰富貴與卑賤是人之所發門人

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經趨而

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為上

曰文子詩乎 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 夫子謂 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 志在 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 樂家 書以制法

從事而後及也 制以 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 理性至

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

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

之 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 豈春臺之具耶或曰然

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

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 此亦小成也

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 凡師教人量其 志定則

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 不交則漸 德全則道守之

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 不節則蕩 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

福得

乎可以立制 事先制 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

性 性與天道 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 志未 驟而語

樂則喧德敗度 德未 驟而語書則狎法 狎法猶 驟而語

易則玩神 不知性則以 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 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

之曰姚子得之矣 得六經之深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

才斯過也已 有亮少識必有大淺之過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

之者有革之者 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

窮達時也 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 有行

窮達時也 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 有行

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

異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特別一而行之遇之

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

庸人遇貴善人遇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性未備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於龍之官或問續經薛收

姓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

當愚者非耶吾獨宗之何愚者不知因賦黍離之卒章

哉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六三豐劉峻亦知言

可謂忠乎子曰讓矣孝應論曰推茲五交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

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

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謂盧威曰讜人容其計

政矣絕一彼媚示罰成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

立續書帝制公命推漢有之不及志事不及太肥續書君志且

言耶大業場帝年号事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

仁生於教歲數則仁者則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教

之斯易也以曲且思教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

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是以至治之代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皇時五典潛五礼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人

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技下如

野鹿標技野鹿自然分上下也標方小反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賈瓊

曰淳離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

如友掌爾言亦下尔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

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

陂陔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

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

樂復何為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為虛或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云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

淳朴不可歸哉當為決淳離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

舟命齋

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三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清亦

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感賈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

董常近之近無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

重常故答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蓋隱者也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

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

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

若舜不然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

注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

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又乎易曰精氣為物游

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為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為神吾得之理

性焉窮理盡性則能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

其達乎神也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子曰大哉周

公遠則百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天謂故悉本

於天悉一也盡我於天理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

以祀禮於焉此宗祀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己者非他也

盡性者也反己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於人蓋引

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

過半矣盥絜實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子

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之謂也屬土故以祭禮接焉

此既葬則祭收曰二者何先子曰二才不相離也措之

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

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子

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

地者統元形焉非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

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之蘊汝思之

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

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子曰

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神服人

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

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短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

者號爾晉惠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

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上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

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差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

歟道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相文諸侯失道則大夫

修之若子產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

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謂

不尚于不尚于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

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其適時一也縱我不往子寧

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李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

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之非止身而己繼時之道當遠大九卷終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註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

關朗退並注魏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賢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

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

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問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

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

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

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冉子為不繼富蓋非冉子奔讓也况為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

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難有難

於義發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言

明於我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子

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通何德以之哉叔父之求李珪

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策矣

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

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魏徵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

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蓋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

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

起之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

過亢不知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

故及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

士然後元經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正曆數則斷南北此

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然元經

也尊中國而正皇始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

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

進不禍莫大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

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知

治而受職齒胃古之道也此周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

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隋引古語不知

其政也言放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

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須子曰人不里居

地不井授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雖

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為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之法

速寧若緩緩寬獄繁寧若簡簡不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並義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子曰委

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裴晞聞之

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

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

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

之退藏於密有道謂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

故聖人得以隱約疑文王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

演卦顯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閱其心可

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

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子曰

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復得

而識也不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

得已其兩漢之制乎制七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

也制度不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

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

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焉知後之

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麤是衰則有豐年逸詩盛言如豐

雖有亂離必有豐年漢志驗反義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朝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南北朝偽必紹周漢以土龍表火周木德漢火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祖偉之而不能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東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擇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魏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魏求為龍門令求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求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

以為人上也終成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柱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叔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疑自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浙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教之略例焉續經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謹正出為胡蘇令特杜淹為御史大夫王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

反伏太宗以君集有太力未之信而長孫无忌与君集善乃与
社淹不協而王疑畏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
縣各今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
怨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禮二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
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垣屋什物必
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
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
祿未嘗衣食力謂自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
君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
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
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
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

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
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
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
斯為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
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
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
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
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
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
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

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紱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

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眾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卒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

於河東閔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
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二年文中子冠矣慨然
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
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古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
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
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
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
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不行兮垂
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眉

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
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也始家于河汾故有
墳隴於茲四代矣如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
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墼撮如也道
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
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
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
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
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
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

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始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二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

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常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

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

對不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旣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且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神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又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

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二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

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答陳尚書書

王 福時 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

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奉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逆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續季父深言勸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微也儻逢明主願冀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及其坐果實

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失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閔子明事

閔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

書署郎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
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
彝郭祚嘗言之朕以下筭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
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郎寄
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
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
占筭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
假占筭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
且與卿就成筮論旣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
丸之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
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

粲之死耻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
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
安四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旣北遊河東人莫
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秘
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
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虚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
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閔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
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
體穆公與劬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
洛踰年而薨劬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其
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苦授琴切切然

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
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府君曰一聞治亂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
願先生以筮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
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著布卦遇
夬之革三乾上三離下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
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
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
以道臣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一曰參代之墟有
異氣焉若出其在井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
屬乎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一曰

我際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
請刻其歲一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
何國先亡一曰不戰德而用詎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
曰其後如何一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
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一曰必在西北乎大亂者未可
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
也一剽劫一如西北之俗其與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舊主
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
歲可刻乎一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
一繼一君遇能終其運所辛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
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

若何即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即曰何謂亡也天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曲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即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即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

十已十四

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脩矣府君曰其人安出即曰其唐堯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即曰自甲申至甲子止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即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即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坫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

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
堯舜繼禪戰時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
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
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
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
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
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
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
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鄒卜世二十卜年八百豈
亦二端乎卽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
極脩策迺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筭成敗於無兆

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
不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
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
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筭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
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
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筭餘年者非先王之
功卽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亦
兼亦不出聖謀乎卽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
事大計遽反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卽曰人
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

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
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奏法既
立宗祧他服及泛廟也能踰乎二出噫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
君曰先生所列治亂興廢果何道也助曰文質遞用勢
運相乘積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
千載可知未之思欤夫何遠之有府君踈姑備然驚起
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助焉其後
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
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
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

十已十六

安康獻公老干家謂銅川府君曰閔生殆聖矣其言未
求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復巨石而有
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
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
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
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
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
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
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福時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

身我先君門人布在郎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擇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社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叔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達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膏蠹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

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推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魏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予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浸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俎帝閭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王
孫以爲素業云爾時正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第十



